

经
典
国民阅读

瓦尔登湖

〔美〕亨利·大卫·梭罗 著
李家真 译注

中华书局



國民閱讀經典

瓦尔登湖

〔美〕亨利·大卫·梭罗 著 李家真 译注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瓦尔登湖/(美)亨利·大卫·梭罗著;李家真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2017.1
(国民阅读经典)
ISBN 978-7-101-12272-5

I.瓦… II.①亨…②李… III.散文集-美国-近代
IV.I712.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80544号

-
- 书 名 瓦尔登湖
著 者 [美]亨利·大卫·梭罗
译 注 者 李家真
丛 书 名 国民阅读经典
责任编辑 聂丽娟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月北京第1版
201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16 $\frac{7}{8}$ 字数20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2272-5
定 价 35.00元
-

出版说明

在二十一世纪的当代中国，国民的阅读生活中最迫切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的回答是：阅读经典！

在承担着国民基础知识体系构建的中国基础教育被功利和应试扭曲了的今天，我们要阅读经典；当数字化、网络化带来的“信息爆炸”占领人们的头脑、占用人们的时间时，我们要阅读经典；当中华民族迈向和平崛起、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时，我们更要阅读经典。

经典是我们知识体系的根基，是精神世界的家园，是走向未来的起点。这就是我们编选这套《国民阅读经典》丛书的缘起，也因此决定了这套丛书的几个特点：

首先，入选的经典是指古今中外人文社科领域的名著。世界的目光、历史的观点和中国的根基，是我们编选这套丛书的三个基本的立足点。

第二，入选的经典，不是指某时某地某一专业领域之内的

重要著作，而是指历经岁月的淘洗、汇聚人类最重要的精神创造和知识积累的基础名著，都是人人应读、必读和常读的名著。我们从中精选出一百部，分辑出版。

第三，入选的经典，我们坚持优中选优的原则，尽量选择最好的版本，选择最好的注本或译本。

我们真诚地希望，这套经典丛书能够进入你的生活，相伴你的左右。

中华书局编辑部

二〇一二年四月

我无意谱写消沉之歌，
倒要像报晓的雄鸡那样，
站上栖木引吭高唱，
只愿能唤醒各位街坊。



绘图：李家真

去星空垂钓(代译序)

英国作家道格拉斯·亚当斯(Douglas Adams, 1952-2001)著有妙趣横生的科幻小说《银河系漫游指南》(*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the Galaxy*, 1979),这本书一开篇就说:“银河系西旋臂的尽头是一片悖时倒运、无人知晓的穷乡僻壤,当中有一颗微不足道、无人问津的黄色太阳。绕着太阳旋转的,是一颗完全不值一提的蓝绿色小行星……”

千真万确,宇宙如此浩茫无际,我们栖居的这颗“蓝绿色小行星”,只能说是“完全不值一提”。这颗完全不值一提的小行星容纳了一二百个国家,其中一国分成了四五十个州,其中一州有一个名唤“康科德”的小镇,小镇南郊,有一个名唤“瓦尔登”的小池塘。用现实时空的标准来衡量,瓦尔登湖只能说是小之又小,更加不值一提,然而,湖边曾经徜徉着一位伟大的诗人,拥有超越时空的才情与哲思,这位诗人的生花妙笔,使这个不值一提的小小水幽,变成了一片举世仰望的璀璨星空。

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的《瓦尔登湖》

(*Walden*, 1854),和他在书中深情赞美的瓦尔登湖一样,清澈纯净,深沉隽永,宜冬宜夏,宜晴宜雨,宜远望宜近观,宜细读宜浅品,宜于千秋万世,以之为涤荡俗尘、洗濯精神的凭借。这是一本简单的书,也是一本深邃的书,是一本素朴的书,也是一本绚烂的书。这本书里有一个寓言,寓言的主角是一位力求完美的艺术家。这位艺术家花费了亿万年的时间来制作一根手杖,使得手杖最终成为了“梵天一切造物之中最美的一件”。显而易见,这位艺术家挣脱了时空的藩篱,因为对于他和他的作品来说,“时间的流逝仅仅是一种幻觉”。我们不妨把这个寓言看作梭罗的夫子自道,而他的《瓦尔登湖》,便是与这根手杖一样的艺术瑰宝。

以现实事功而论,梭罗的短暂人生只能说是建树无多,以致友人爱默生在他的葬礼上发出了这样的嗟叹:“他没能成为整个美国的设计师,倒成了采果队伍的领队。捣碎豆子,诚然有助于有朝一日捣碎帝国,可要是年复一年,捣杵之下始终只是豆子,那便如何!”(见本书所附爱默生《梭罗小传》)身为超验主义哲学(Transcendentalism)的领军人物,爱默生这番话一点儿也不“超验”,倒有几分神似于《红楼梦》里薛宝钗对贾宝玉的劝诫,虽然说存心忠厚,毕竟是流于俗见,落了下乘。梭罗的素淡人生,诚可谓“大成若缺”。他说他想做一只报晓的雄鸡,唤街坊起身迎接黎明,倘若街坊们耳朵太背,或者是睡得太死,并不是雄

鸡的伤悲,更不是雄鸡的过失。

译《瓦尔登湖》的过程中,我每每为梭罗的真知灼见与奇思妙想衷心赞叹,在我译过乃至读过的所有书籍之中,没有几本曾使我产生如此强烈的共鸣。译这本书所用的时间,远远超出了我自己的预计,这一方面是因为梭罗的文字往寓意蕴悠长,确实需要着意推敲,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朝夕浸润,受到了书中诗意的感染。做任何事情都应该从容自得,用心体会其中的乐趣与教益,当下便是最宝贵的时刻,干吗要急不可耐,铆足了劲儿冲向不可知的未来?译书不过是读书的一种方法,而读书诚如梭罗所说,“必须跟作者一样殚精竭虑,一样专心致志”。照我自己的感觉,倒不是所有的书都值得这么读,当然,只瞧得起经典著作的梭罗多半会出言反驳,不值得这么读的书,读它作甚?

今天的人们喜欢谈论诗意和远方,大概是因为物质和物欲汹汹迫人,同时压缩了地理的空间和心灵的疆域,使得远方和诗意再无容身之地。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 1735-1826)曾说,“我必须研习政治和战争,好让我的子孙有机会研习数学和哲学”(I must study politics and war that my sons may have liberty to study mathematics and philosophy),意思是先辈在物质层面的筚路蓝缕,是为了给后人的精神追求提供便利,就像梭罗说的那样,“给高雅艺术腾出一点儿时间”。只可惜,物质的发展似乎并没有带来精神的自由,反倒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奴

役和压迫。以物质而论,当今时代远比梭罗的时代发达,远比梭罗的时代丰富,但人们似乎并没有“仓廩实则知礼节”,反倒是更深地陷进了物质的泥沼,更加疏离于自然的怀抱和生命的本真。幸好,梭罗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本杰作,用至为深刻又至为简易的文字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做远方,什么叫做诗意。

不过,读者们切勿把《瓦尔登湖》当作一本人生指南,汲汲于从中求取人生的答案。梭罗在书中说:“我这本书或许格外适合寒门学子,其他读者则不妨各取所需。我相信谁也不会罔顾绽线之虞,硬要套上尺码太小的衣服,因为衣服必须合体,穿起来才会舒适。”这本书当然远不只是适合“寒门学子”,但梭罗无意充任我们的人生导师,只是以思想的斧凿打穿现实的铜墙铁壁,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窗子,一个凭窗望远的机会。诗意与远方不在别处,只在认真探索的旅途之中,正如书中所说:“其实我绝不希望任何人袭用我的生活方式……我只是希望,每个人都能认真审慎地寻找并践行自己的道路,不去走父母或邻人的老路”,因为“从一个圆心可以画出多少条半径,生活的道路就有多少条。所有的改变想来都是奇迹,但这样的奇迹时时刻刻都在发生”。

译到本书末篇“春”的时候,北国的春天恰好来临,窗外春云浅淡,柳绵飞舞,花香阵阵,鸟语载途。我以为,梭罗用礼赞春天的文字收摄全书,是因为宇宙与自然充满生机,人生也充满希

望,只要我们朝夕惕厉,终归有超拔升华的可能。东坡先生曾经慨叹:“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行香子·述怀》)他说的“作个闲人”,自然不是教大家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而是说人生旅途不只有喧嚣弥漫的红尘,还有琴酒溪云,还有更值得悉心品味的东西。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我想饮更深的水,想去繁星铺底的天河垂钓”,大致也是同样的意思。

既是如此,我们不妨追随前贤的脚步,从心底抽出诗意的钓丝,投向迢遥浩瀚的广宇,去钓取无数光年之外,那些微光闪闪、亘古不灭的游鱼。

李吉贞

二〇一六年六月十六日

去星空垂钓(代译序) 1

简朴生活 1

我居何所,所求者何 116

阅读 144

声音 161

独处 188

访客 203

豆田 225

镇子 245

湖 255

贝克农场 292

高等法则 306

动物邻居	324
暖屋	345
旧日居民与冬日访客	369
冬天的动物	392
冬天的湖	408
春	432
结语	461
附 梭罗小传(爱默生)	485

简朴生活

写作本书,准确说是写作本书大部分篇章的时候,我独自住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的瓦尔登湖畔,住在我自己建造的林中小屋,只靠自己的双手维持生计,离最近的邻居也有一里^①的路程。我在那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如今,我已经再次成为文明生活的匆匆过客^②。

① 一英里约等于一点六公里。梭罗书中使用的大多是英美计量单位,为贴近原文口气起见,译文尽量使用对应的中文习惯说法,并以注释说明这些计量单位与公制单位的换算关系。

② 1845年7月4日至1847年9月6日,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的小屋里生活了两年零两个月零两天。小屋是梭罗自己建造的,所在土地属于他的友人、美国著名作家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康科德(Concord)位于马萨诸塞州首府波士顿西北,在梭罗生活的年代是一座只有二千多人口的小镇。本书首次出版于1854年,距离梭罗的瓦尔登岁月已有七年。

若不是本镇居民追根究底,着意探问我的生活方式,我应该不会如此铺陈个人琐事,搅扰读者诸君的清听。有人会把本镇居民的探问斥为不近情理,我倒是一点儿也不觉得,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形,他们的探问只能说是自然而然,入情入理。他们中的一些人问我拿什么填饱肚子,有没有觉得孤单,会不会感到害怕,如此等等。另一些人则很想知道,我把多大比例的收入捐给了慈善事业。还有些人家口众多,因此就希望了解,我供养了多少穷人家的孩子。对于那些无意了解我生活细节的读者,容我先行告罪,因为我将通过本书回答前述的部分问题。大多数书籍都隐去了第一人称的“我”,本书则予以保留,由此体现的自我意识正是本书的主要特质^①。我们往往会忘记,归根结底,书中所言无不出自第一人称的立场。我若是对某个旁人像对自己一样熟悉,便不会如此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只可惜我见闻有限,谈不了别的话题。除此而外,我认为所有的作家都应该腾出时间,为自己的生活留下一份平实真诚的记述,不能光顾着叙写关于他人生活的传闻。这样的记述应该类同于从远方写给亲友的书信,因为作者过的如果是真诚的生活,他生活的处所于我而言

^① 《瓦尔登湖》全书用了一千八百多个“*I*”(主格的“我”),七百多个“*my*”(我的),三百多个“*me*”(宾格的“我”)和六十五个“*myself*”(我自己)。据当代美国学者斯特恩(Philip Van Doren Stern)所说,由于《瓦尔登湖》当中的“*I*”太多,当初的出版商排版时碰上了“*I*”字模不够用的情况。

必是远方^①。我这本书或许格外适合寒门学子,其他读者则不妨各取所需。我相信谁也不会罔顾绽线之虞,硬要套上尺码太小的衣服,因为衣服必须合体,穿起来才会舒适。

我无意谈论中国人或是三明治岛民^②,倒愿意谈谈你们,也就是据称生活在新英格兰^③的本书读者。我要谈的是你们的生活状况,尤其是你们呈现在当今世界此城此镇的外在生活状况,或者说生活条件,既要谈现状如何,也要谈糟糕的现状是否必然,是否无法改善。我曾在康科德四处周游,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走进的是店铺、公所还是田畴,所见人等都像是正在苦行忏悔,苦行的方式则可谓千奇百怪、不同凡响。我听说过婆罗门^④的苦行方式,他们或是坐在四个火堆中央,身体遭受炙烤,眼睛直视太阳;或是把自己倒吊在火堆上方;或是长时间扭头望天,“直到身体再不能恢复正常的姿势,食物也无法经由扭曲的

① 本书手稿在此处的叙述更为详尽。从手稿可以看出,梭罗认为作家应该记述各自生活的独特体会。既然是独特的体会,旁人读来便像是关于远方的异闻。

② 三明治群岛(Sandwich Islands)是夏威夷群岛的旧名。英国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 1728-1779)于1778年抵达夏威夷群岛,并以第四世三明治伯爵约翰·蒙塔古(John Montagu, 4th Earl of Sandwich, 1718-1792)的封号为该群岛命名,因为他的远航探险得到了伯爵的赞助。名为“三明治”的食品同样得名于这位伯爵。

③ 新英格兰(New England)是美国东北部六个州(康涅狄格州、缅因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罗德岛州和佛蒙特州)的合称。

④ 婆罗门是印度四大种姓当中地位最高的种姓。

颈项进入肚子,只有流质除外”^①;或是把自己拴在一棵树下,就这样度过一生;或是像毛虫一般蠕蠕爬行,用身体丈量广袤帝国的疆域;又或在柱子顶端单腿站立——然而,即便是这些刻意为之的苦行,仍然不比我日常所见更让人难以置信,更让人惊异莫名。相较于我那些邻居承担的苦役,赫刺克勒斯的十二苦役^②可谓无足挂齿,因为他的苦役只有十二件,好歹有个尽头,可我永远不可能看见邻居们杀死或逮住任何怪兽,不可能看见他们给任何苦役画上休止符。他们可没有伊俄拉俄斯那样的朋友,没有人用烙铁帮他们封住许德拉头颅的残根,这样一来,每当他们斩掉一个蛇头,便会有两个蛇头冒出来^③。

我看到本镇的一些年轻人身遭不幸,不幸在于他们承继了农庄、房舍、谷仓、畜群和农具,因为这些家什得来容易,摆脱却迥非易事。他们倒不如生在荒原旷野,靠吃狼奶长大,这样还可

① 此处列举的印度苦行方式,以及与这句引文基本相同的文字,皆见于英国哲学家、政论家及历史学家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 1773-1836)撰著的《英属印度史》(*The History of British India*, 1818)。

② 赫刺克勒斯(Hercules)是古希腊神话中半神半人的英雄,死后成为神祇。他曾经在疯狂之中杀死自己的妻儿,清醒之后希望赎罪,由是按照提任斯国王欧律斯透斯(Eurystheus)的命令完成了十二件极其艰难的任务,世称“赫刺克勒斯十二苦役”。

③ 赫刺克勒斯的苦役之一是斩杀九头蛇许德拉(Hydra),但许德拉的蛇头可以再生,斩掉一个便长出两个。赫刺克勒斯便招呼侄子伊俄拉俄斯(Iolaus)来帮忙。每当赫刺克勒斯斩掉一个蛇头,伊俄拉俄斯便用燃烧的树枝灼烧头颅的残根,使许德拉无法长出新的蛇头,帮助赫刺克勒斯完成了任务。